

“擦抹”义动词的历时演变

韩 丞*

<目次>

I. 引言	IV. 近代汉语时期
II. 上古汉语时期	V. 现代汉语分布情况
III. 中古汉语时期	VI. 结语

I. 引言

汉语词汇中,表示“用手或毛巾擦拭使物干净”义的动词,现代汉语里最常用的单音词是“擦”,该词常与“抹”构成为“擦抹”双音词。从历时上看,“擦抹”语义场里主要成员有“拂”、“拭”、“揩”、“抹”、“擦”等。这些成员来源不同,各有自身的时域性,同时又互有交融,构成该义场纷纭多样的局面。本文拟讨论五个成员的历时演变情况,包括五个成员的消长变化、同类词之间组合并发展为同义并列双音词的动因、句法功能,以及现代汉语方言中“擦抹”类动词的共时分布情况,从而理清“擦抹”义成员的历史嬗变与共时存在状况有何关系。

本文研究的时代分为上古时期(先秦~两汉)、中古时期(魏晋南北朝)、近代时期(唐~清朝)。在明代之前所用的语料根据口语性强、典型性、年代著者准确的标准,选取了兼顾书面语和口语材料。在明代之后选取的是具有北京、江淮、吴语方言背景并口语性浓厚的典籍。

* 汉阳大学 中文系 讲师

II. 上古汉语时期

上古时期，表“擦抹”义动词有“拂”、“拭”。上古“擦抹”类的动词使用情况见表1。

<表 1> 上古“擦抹”义动词使用情况

文献	仪礼	楚辞	汉书	春秋 公羊传	论衡	淮南子	战国策
拂	7	1	0	0	0	0	2
拭	1	0	2	1	3	1	0

“拂”，《说文》：“过击也。”又《广韵》：“去也，拭也，除也。”又《集韵》、《韵会》：“违也，戾也。”可见“拂”是一个多义词，“拂”所表的“擦抹”是其中一个语义。“拭”，《尔雅·释诂》：“清也。”又《增韵》：“拭拭，揩也。”可见，“拭”跟“拂”相比，其语义相对单一。从表(一)看，上古时期，“拂”用例略多于“拭”，因此“拂”是上古时期的主导词。上古时期尚未出现双音词，“拂”与“拭”单独使用。例如：

- 1) 小臣师以巾内拂矢而接矢于公，稍属。(《仪礼·大射仪》)
- 2) 公东南乡，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摄之，进西乡。(《仪礼·聘礼》)
- 3) 今以臣凶恶而得为王拂枕席。(《战国策·魏策四》)
- 4) 詹尹乃端策拂龟，曰：“君将何以教之？”(《楚辞·卜居》)
- 5) 贾人北面坐，拭圭。(《仪礼·聘礼》)
- 6) 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
- 7) 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倾耳，观化听风。(《汉书·张敞传》)
- 8) 流言雪污，譬犹以涅拭素也。(《淮南子·说山训》)

III. 中古汉语时期

中古时期,“拭”替换了“拂”之后,就成为了“擦抹”义范畴的主导词。这时期出现了新词“揩”。从中古起,“拂”进入衰退局面,该词开始成为不自由语素,与“拭”搭配构成双音词。中古“擦抹”类的动词使用情况见表2。

<表 2> 中古“擦抹”义动词使用情况

文献	动词		
	拂	拭	揩
抱朴子	1	3	0
世说新语	2	5	0
齐民要术	0	18	13
搜神记	0	5	0
宋书	3	3	0
文选	0	3	1

1. 单音词用例

由上(表2)可见,中古时期,与其它动词相比,“拭”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拂”总共有6例,但是单音词、双音词用例之比例为1:3。“拂”单独使用情况仅在《宋书》文献中见2例。这时期,新生的“揩”,《广雅·释诂三》:“摩也。”如“譬如两木相揩,火出还烧木,木尽火便灭。(《支谦译经·佛说老女人经》)”“揩”在“摩擦”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引申为“擦抹”义。“揩”所表的“擦抹”义在《齐民要术》中见13例,在《文选》里见1例。

9) 欣尝诣领军将军谢混,混拂席改服,然后见之。(《宋书》卷六十二)

10) 故洗拂灰壤,登沐膏露,上处圣泽,下更生辰,合芳离蜃,遐迹改观。
(《宋书》卷七十五)

- 11) 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世说新语·容止》）
- 12) 殷徐语左右：“取手巾与谢郎拭面。”（《世说新语·文学》）
- 13) 以杼血朱草煮一丸，以拭目眦，即见鬼及地中物，能夜书。（《抱朴子》内篇·卷十六）
- 14) 性好洁，士大夫造之者，去未出户，辄令人拭席洗床。（《宋书》卷五十三）
- 15) 妇人即出，以新绵拭血，竟路。（《搜神记》卷十六）
- 16) 茅蒿叶揩洗，刀刮削令极净。净揩釜，勿令渝，釜渝则豚黑。（《齐民要术》卷第八）
- 17) 又以茅蒿叶揩令极白净。以少许面，和水为面浆。（《齐民要术》卷第八）
- 18) 羊不揩土，毛常自净；不竖柴者，羊揩墙壁，土、咸相得，毛皆成毡。（《齐民要术》卷第六）
- 19) “揩枳落，突棘藩。”《文选·张衡·西京赋》

如上例句中可见，中古时期，“拭”所涉及到的对象范围最广泛。也就是说，“拭”的动作对象或受事可以是“身体部位(脸、眼睛瞪)”，也可以是“沾在一般事物上的附着物(灰尘之类的污垢)”，也可以是“液体之类(血液)的污垢”。但是在所查《齐民要术》、《文选》文献中发现“揩”的动作对象只是“沾在一般事物上的附着物(灰尘之类的污垢)”。“拭”、“揩”在动作强度上有细微的差别。具体而言，“拭”所涉及到的对象为“身体部位”时，动作强度不用太重；该词所涉及到的对象为“一般事物或液体之类的污垢”时，就需重擦。由于“揩”的动作对象只是“一般事物”，因而仅需重擦。所以说，中古时期，“拭”的动作强度是[重]、[轻]；而“揩”只是[重]。

2. 双音词用例

从中古时起，开始出现双音词。由于构词成分“拂”与“拭”在“擦抹”这语义上相同，因此它们可构成同义并列双音词。“拂拭”是古语素与古语素组成的同代合成类型¹⁾，构成模式是“引申义+本义”。那么产生同义并列双音词的内在原因是什么？

徐时仪(2007)指出:一个旧词在衰退或准备衰退时,单独使用频率越来越少,它逐渐成为不自由语素,多跟新词并列搭配。²⁾从中古以来,“拂”逐渐衰退,开始成为不自由语素,主要扮演构词成分,多与当时主导词“拭”搭配。在所查语料中发现“拂”在后代也很少单独使用,基本上作为不自由语素,多跟“拭”、“揩”、“抹”、“擦”等并列组成双音词。

“拂拭”在中古汉语里总共有4例,在《抱朴子》中见1例;在《宋书》中见1例;在《世说新语》中见2例。例如:

- 20) 他弟子皆亲仆使之役,采薪耕田,唯徐尪羸,不堪他劳,然无以自效,常亲扫除,拂拭床几,磨墨执烛,及与郑君缮写故书而已。(《抱朴子》内篇·卷之十九)
- 21) 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寝疾既久,左右皆不晓其意。(《宋书》卷六十三)

IV. 近代汉语时期

近代汉语阶段是汉语古今演变的重要时期。从历时上看,新增了“抹”、“擦”。“抹”从元代起替换了“拭”,至清代在“擦”与“抹”竞争中获胜,就成为了“擦抹”义范畴的主导词。双音词用例从唐宋时期开始增加,至明清时期,其用例达到了顶峰。除了词汇方面之外,在语法上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笔者将近代汉语阶段就分为近代初中期(唐宋元时期)和近代中末期(明清时期),描写了词汇的面貌和语法结构如何发展。

- 1) 古语素是指在唐代之前产生的词(“拂”、“拭”、“揩”);近语素是指在唐代之后产生的词(“抹”、“擦”)。同代合成类型包括“古语素”+“古语素”、“近语素”+“近语素”;异代合成类型是“古语素(近语素)”+“近语素(古语素)”。参见谢智香《汉语手部动作常用词演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234页。
- 2) 后代“拭”、“抹”也在衰退或准备衰退的阶段,与当时主导词或迅速发展的词搭配,如“擦抹”、“擦拭”、“抹拭”等。见第4章详细描写。参见徐时仪,《汉语白话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269页。

1. 唐宋元时期

唐宋元时期“擦抹”类的动词使用情况见表3。

<表 3> 唐代至元代“擦抹”义动词使用情况

文献		动词				
		拂	拭	揩	抹	擦
唐五代	游仙窟	0	3	0	0	0
	唐五代笔记	0	15	0	0	0
	祖堂集	3	4	1	0	0
	敦煌变文集新书	1	8	3	0	0
宋代	云笈七签	0	20	3	0	0
	五灯会元	7	13	3	1	0
	朱子语类	0	4	7	0	0
	梦溪笔谈	0	2	5	0	0
元代	元刊杂剧三十种	0	1	2	4	0
	全元杂剧	0	0	20	22	2

由上(表3)可见,唐宋时期“拭”仍是主导词。“抹”在宋代新生,元代“抹”完成了对“拭”的兴替,就占据了绝对优势。“揩”从唐宋起发展,至元代“揩”和“抹”的使用频率基本持平(22:26)。“拂”在唐宋文献中有少量用例,在元代文献中未见。“擦”在元代新生,但仅有2例。

1) 唐宋元单音节动词的使用情况及面貌

“拂”总共有11例,但是单音词、双音词用例之比例为1:10。“拂”的单用仅在《敦煌变文集新书》中见1例。例如:

22) 长铺角簟,如一条之碧水初岁;净拂玉床,若八尺之寒冰未散。(《敦煌

变文集新书》卷三)

唐宋时期主导词“拭”基本沿用前代面貌。该词主要涉及到的对象仍是“身体部位”、“沾在一般事物上的附着物(灰尘之类的污垢)”、“液体之类的污垢”。例如:

- 23) 舜子**拭**其父泪, 与舌舐之, 两目即明。(《敦煌变文集新书》卷六)
- 24) 百丈以手斫额, 师以手**拭**目。(《祖堂集》卷四)
- 25) 良久都毕, 以手**拭**两目二七, 又以两手相**拭**, 极力摩面眉目之间, 鬢肤之际小热, 使薰薰然也。(《云笈七签》卷二十三)
- 26) 譬如**拭**桌子, 只**拭**中心, 亦不可; 但**拭**四弦, 亦不可。(《朱子语类》卷十一)

唐宋时期的“揩”基本沿用前代面貌, 该词主要涉及到的对象是“沾在一般事物上的附着物(灰尘之类的污垢)”。从元代起“揩”所涉及到的动作对象范围扩展了“液体之类的污垢”。例如:

- 27) 后有太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参**揩**齿, 岁久亦病腰。(《梦溪笔谈》卷十八)
- 28) 先以羊脂**揩**铁釜, 令三斤脂尽, 即下杏子汁, 以糠火煮之四十九日。(《云笈七签》卷之七十四)
- 29) 你两个且起去**揩**了泪眼, 我买馍馍你吃。(《元刊杂剧·杨显之·郑孔目风雪酷寒亭》)
- 30) 他不敢偷眼觑, 不敢放哭声来, 偷将泪**揩**。(《元刊杂剧·郑廷玉·看钱奴买冤家债主》)

“抹”在宋代刚新生时, 仅在《五灯会元》文献中见1例。从元代起“抹”突然发展的同时, 在“擦抹”概念上就占据了主导地位。“抹”的来源, 《广韵》:“摩也。”在所查文献中发现宋元时期的“抹”主要涉及到的对象是“身体部位”、“沾在一般事物上的附着物(灰尘之类的污垢)”、“液体之类的污垢”。例如:

- 31) 吾预知, 以绀**抹**额, 持神杖于门下立。(《五灯会元》卷第十一)

- 32) 则我这眉尖闷锁无钥匙，空教我抹泪揉眵。(《全元杂剧·无名氏·罗李郎大闹相国寺》)
- 33) 我可也把不住抹泪揉眵，行不上软弱腰肢。(《元刊杂剧·杨显之·临江驿潇湘秋雨雨》)
- 34) 抹了钵盂，装在布袋。褴褛缕缕，悲悲邓邓，往往来来。(《全元杂剧·岳伯川·吕洞宾度铁拐李岳》)

“擦”在元代产生，《正字通·手部》：“擦，摩之急也。”“擦”在《全元杂剧》元代文献中见2例。例如：

- 35) 乌纱帽擦得光铮铮的。(《全元杂剧·王实甫·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 36) 出的城来，被糜竺糜芳簸土扬尘，沙土眯杀了一半军马，有一半小军儿，还在那里擦眼哩。(《全元杂剧·无名氏·诸葛亮博望烧屯》)

2) 唐宋元双音词的使用情况及发展

与前代相比，唐宋元时期，同义并列双音词用例增加得更多。“拂拭”总共有10例，在《祖堂集》中见3例；在《五灯会元》中见7例。新增的“揩拭”、“揩抹”³⁾分别有2、1例。“揩拭”在《敦煌变文集新书》中见1例、在《朱子语类》中见1例；“揩抹”在《全元杂剧》中见1例。

“揩拭”是古语素与古语素组成的同代合成类型，构成模式是“引申义+本义”；“揩抹”是古语素与近语素组成的异代合成类型，构成模式是“引申义+引申义”。值得注意的是“揩抹”的形成过程。与“拂拭”、“揩拭”不同，“揩抹”在构成之前，经过了“揩”和“抹”对举使用的阶段。例如：

- 37) 有吃酒的来，你斝酒儿，打菜儿，抹桌儿，揩凳儿，伏待酒的。(《全元杂

3) “揩拭”、“揩抹”的构成条件不是处于衰退或准备衰退阶段的旧词与处于迅速发展阶段的新词的搭配。

· 从上(表3)看，“拭”是唐宋主导词，“揩”从唐五代起发展。由于唐宋“拭”、“揩”的用例较多，因此两者从唐代起开始并列搭配。· 从上(表3)看，元代“揩”与“抹”的使用频率接近平衡，当时“揩”与“抹”都处于迅速发展阶段。从元代开始产生“揩抹”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揩”与“抹”的用例较多。

剧·无名氏·玉清庵错送鸳鸯被》)

38) 你可休不挂意**揩抹**了这把带血刀。(《全元杂剧·马致远·半夜雷轰荐福碑》)

2.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擦抹”类的动词使用情况见表4。

<表 4> 明清时期“擦抹”义动词使用情况

文献	方言背景	动词					
		拂	拭	揩	抹	擦	
明代	封神演义	江淮官话	0	0	0	6	1
	水浒传	江淮官话	1	7	4	10	1
	西游记	江淮官话	0	2	11	9	3
	醒世恒言	吴语	0	12	7	12	2
	喻世明言	吴语	0	2	8	7	0
	金瓶梅	山东方言	0	11	12	102	2
清代	红楼梦	北京官话	4	30	3	6	22
	儿女英雄传	北京官话	0	1	0	17	64
	三侠剑	天津方言	0	1	0	15	67
	七侠五义	江淮官话	0	3	0	8	15
	儒林外史	江淮官话	0	0	9	7	4
	官场现形记	江淮官话	0	0	4	5	21
	孽海花	吴语	1	2	5	2	1
海上花列传	吴语	0	6	42	10	4	

明清两代是在词汇、语法上发展的关键时期。虽然两代少量存在古词、也存在具有古汉语特点的语法结构，但是在整体上有了很大的发展。

从词汇上看，新词成为了主导词；旧词逐渐衰退或成为不自由语素、甚至退出了“擦抹”语义场。具体而言，由上(表4)可见，明代“抹”占据绝对优

势，至清代“抹”逊于当时迅速发展的“擦”。明代“揩”、“拭”保持微弱优势，至清代它们开始衰退，逐渐成为不自由语素。“拂”基本退出了“擦抹”语义场。此外，同义并列双音词的用例大量增加。

从语法上看，虽然明清时期仍存在古汉语面貌，但是基本上改变了接近现代汉语的面貌，很多新的语法形式取代了旧有的。

具有南、北方言以及江淮方言背景的明清小说都是古白话的代表。蒋绍愚(2007)指出：从晚唐五代起形成的古白话和现代汉语词汇有着密切相关，不对古白话的词汇进行深入研究，对现代汉语词汇也就不能有透彻的理解。⁴⁾所以，笔者将明清时期的汉语作为重点考察范围进行研究。

1) 明清单音节动词的使用情况及面貌

明清时期，“拂”基本不用。“拂”总共有6例，单音词、双音词用例之比例为3:3。明清两代，“拭”与“揩”处于准备衰退或衰退阶段，但是句法功能较前代更发达，也就是说，“拭”与“揩”开始重叠、又开始与“干”与“净”等结果补语搭配、新出现了能替代“以”的介词“拿”和由品质形容词转化而来的副词“轻轻”。例如：

- 39) 直到天亮，方才醒来，**拭了拭**眼，坐着想了一回，并无有梦。(《红楼梦》第一百零九回)
- 40) 只将手巾**揩揩**嘴唇，点上些胭脂，再去穿起衣裳来。(《海上花列传》第六回)
- 41) 张婆教他**拭干**了泪眼，引入私衙，见了夫人和瑞枝小姐。(《醒世恒言》第一卷)
- 42) 开了后门，越过营中后墙，脱下血污衣服，**揩净**解手刀，藏在身边。(《水浒传》第一白零三回)
- 43) 小红一面拿手帕子**拭**泪，一面还咕嘈道：“耐只怪我动气，耐也替我想想看，比方耐做仔我，阿要动气?”(《海上花列传》第十一回)
- 44) 忽觉漱芳喉咙“啣”的声响，吐出一口稠痰，秀姐递上手巾就口承接，**轻轻**

4) 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商务出版社，2007年，236页。

拭净。(《海上花列传》第四十二回)

从宋元起出现的新词“抹”、“擦”在明清时期占优势，“抹”是明代的主导词；“擦”是清代的主导词。两词主要涉及到的对象是“沾在一般事物上的附着物(灰尘之类的污垢)”、“液体之类的污垢”、“身体部位”。对明清时期“抹”、“擦”的主要语法功能的考察如下：

第一、“抹”与“擦”的重叠形式频繁出现。例如：

- 45) 只得放下饭碗，**抹抹**嘴，走将出来，拱拱手。(《水浒传》第一百二回)
46) 随即向后退了一步，把脸上的唾沫星子**擦了擦**。(《儿女英雄传》第七回)

第二、“擦”充当表示“动作方式”的状语。例如：

- 47) 他一手**擦**着眼泪，摇着头道：“老弟，你这句话愚兄可有点儿信不及了。”
(《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二回)

第三、“抹”和“擦”可带的补语形式多样。除了“完”、“去”、“净”等结果补语之外，还有状态补语。例如：

- 48) 妇人起身，先取头一盞，用纤手**抹去**盞边水渍，递与西门庆，道个万福。
(《金瓶梅》第七回)
49) 用匕首刺去镖四周的紫黑肉，流出不少紫黑的血，取温水将四周的血迹俱都**擦去**。(《叁侠剑》第五回)
50) 迎春打扫房里，**抹净**桌椅，烧香点茶。(《金瓶梅》第五十四回)
51) 一时张老**擦净**了桌子，那姑娘便把张老同公子让在西首春凳，张老婆儿让在东首春凳坐下。(《儿女英雄传》第八回)
52) 弟兄二人睡到午时，胜爷呼起张旺，俱都**擦完了**脸，二人奔宝灵如意观而去。(《叁侠剑》第五回)
53) **抹得**桌子干净，便取出那绸绢三匹来。(《金瓶梅》第三回)

- 54) 忙忙的洗了手, 换上大帽子, 到了自己讲学那间屋子去, 亲自向书架子上把《周易》著草拿下来, 桌子**擦得干净**。(《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六回)
- 55) 到了给他母亲装烟, 他却不是照那等抽着了用小绢子**擦干净**了烟袋嘴儿。(《儿女英雄传》第二十五回)

如上可见, 在“动补结构”上多见于介词“用”、“把”。“用”是替代古代常见的“以”的新兴介词, 现代汉语里, 主要以“用+N”形式表示“工具”。“把”是在动补结构前面最常见的介词之一, “把”引出要处置的对象, 附加成分“补语”表示“把”的受事经过动作后发生的变化或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动词与结果补语的搭配关系。对动词“擦”、“抹”与补语搭配进行全面考察, 发现个规律: 动词常与在语义上相关的补语搭配。具体而言, “擦抹”类动词本身具有[抹]、[使物净]、[除去]义素, 补语“去”具有[除去]义素、补语“净”具有[使物净]义素。由于动词“擦”、“抹”和补语“去”、“抹”在语义上密切相关, 因此“擦”、“抹”常与“去”、“抹”等补语搭配。

但是例(52)中的“完”与“擦抹”类动词的语义无关, 它可贴在任何动词的后面, 补充说明动词完成的结果。

2) 双音词用例

在所查语料中发现, 明清时期“擦抹”类同义并列双音词的用例较唐宋更为增加, 总共有59用例。

- “**拂拭**”有3例:《水浒传》有1例、《红楼梦》有2例。
- “**揩拭**”有13例:《喻世明言》有1例、《红楼梦》有6例、《海上花列传》有6例。
- “**揩抹**”有17例:《水浒传》有1例、《醒世恒言》有5例、《金瓶梅》有6例、《儒林外史》有2例、《海上花列传》有3例。
- “**擦抹**”有22例:《红楼梦》有6例、《儿女英雄传》有2例、《三侠剑》有8例、《七侠五义》有6例。
- “**擦拭**”有2例:《金瓶梅》有1例、《三侠剑》有1例。

· “**抹拭**”有2例:《水浒传》有1例、《金瓶梅》有1例。

肖晓晖(2010)指出:同义并列式双音词的用例从魏晋南北朝至唐五代大量增加并达到顶点,所占的比例大幅领先于其它复合词。宋代之后,同义并列双音词的用例逐渐下降。⁵⁾一般而言,明清时期,同义并列双音词的用例逐渐下降,从元明代起发展的动补结构弥补同义并列构词用例的短缺,以促使汉语的双音化趋势。⁶⁾

但是“擦抹”类同义并列双音词,从明代之后不仅没衰退,反而大量增加。其原因在于明清时期构词成分较唐宋更为丰富。丁喜霞(2006)指出:通过同义联想构成同义并列双音词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最常用的词。这就要求成为双音词的参构语素的单音词不仅要有一定的数量,而且还要有较高的出现频率。⁷⁾

具体而言,古语素中,从六朝之后差不多衰退的仅有“拂”,“拭”与“揩”一直发展到明代,两词从清代起逐渐衰退,所以在明清文献中存在较多的“古语素”构词成分。在这样的情况下,“近语素”构词成分“抹”、“擦”大量增加。由于明清时期构词成分非常丰富,因而同义并列双音词可持续发展。

明清时期,新增的双音词有“擦抹”、“擦拭”、“抹拭”。“擦抹”是近语素与近语素组成的同代合成类型,构成模式是“引申义+引申义”;“擦拭”是近语素与古语素组成的异代合成类型,构成模式是“引申义+本义”;“抹拭”是近语素与古语素组成的异代合成类型,构成模式是“引申义+本义”。

明代“拭”处于准备衰退阶段,它从明代起和当时主导词“抹”、当时处于发展阶段的新词“擦”开始搭配组成“抹拭”、“擦拭”。“抹”从清代起衰退,“抹”从清代起与当时主导词“擦”开始搭配构成“擦抹”。三个双音词中,“抹拭”、

5) 肖晓晖,《双音并列双音词构词规律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7~69页。

6) 石毓智,《汉语发展史上的双音化趋势和动补结构的诞生—语音变化对语法发展的影响》,《语言研究》,2002年第1期。

7) 丁喜霞,《联想构词:同义并列双音词的构成模式》,《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擦抹”在形成之前，经过了对举使用的阶段。从明代起开始“抹”与“拭”对举使用，从同代起“抹”与“拭”开始并列构词。例如：

- 56) 卷过了被，先把武大口边唇上都抹了，却把七窍淤血痕迹拭净，便把衣裳盖在身上。（《金瓶梅》第五回）
- 57) 李瓶儿眼泪纷纷落将下来，西门庆慌把汗巾替他抹拭。（《金瓶梅》第十六回）

从清代起开始“擦”与“抹”对举使用，从同代起“擦”与“抹”开始并列构词。例如：

- 58) 张老夫妻看了，也不住的在一旁擦眼抹泪，连张金凤也不觉滴下泪来。（《儿女英雄传》第九回）
- 59) 李纨清晨起来，看着老婆子丫头们扫那些落叶，并擦抹桌椅，预备茶酒器皿。（《红楼梦》第四十回）
- 60) 张、赵二人又用白布擦抹侧口的血迹。（《七侠五义》第十五回）

3) 清代“擦抹”类动词的方言特色

从上(表4)看，清代“擦”、“抹”多见于带着北方、江淮方言背景的文献里；“揩”多见于具有吴语背景的文献里。虽然“拭”从清代起开始衰退，但是该词起码较多见于北方文献《红楼梦》和吴语文献《海上花列传》里。⁸⁾清代双音词的使用情况也可证明清代“擦”是北方的代表、“揩”是吴语的代表。从4.2.2小节部分中可见，在具有北方和江淮方言背景的文献里“擦抹”占了大多。在带着吴语背景的文献里“揩抹”、“揩拭”占优势；而根本不存在“擦抹”用例。“擦”、“抹”、“揩”在清代方言分布情况持续到现代。⁹⁾

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明明是北方文献，但是在该文献里“南方话”

8) “拂”在现代汉语方言里不存在，不用讨论。

9) 由于没寻找具有闽语特色的清代文献，因而不可描写清代“拭”主要分布情况，更不可说如今“拭”主要分布在闽语区的原因。

多于“北方话”。从上(表4)看,单音词“拭”用例多于“擦”(拭、“擦”用例为30:22)。在《红楼梦》里存在的双音词使用情况:“擦抹”与“揩拭”的数量同等(两者的用例6:6),在别的北方文献里根本见不到的“拂拭”也有2例。

那么为何在《红楼梦》里存在较多的南方语言呢?蒋文野(1983)指出:精通南方语言尤其是吴语的曹雪芹为了避免仅用北方话写之后就会造成的作品里单调,除了北方话之外,还运用了较多的与北方话同义的南方话。¹⁰⁾所以,在《红楼梦》里可见许多带着南方特色的古语素。

V. 现代汉语分布情况

如下表是在《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对官话、晋语以及其它南方方言的分布区域表“擦抹”类动词“擦”、“抹”、“揩”、“拭”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的结果(“+”指高频、“-”指低频、“X”指未发现)。详细见下:

<表 5> 官话、晋语及吴语方言区域分布情况

地 域	官话										晋 语	吴语			
	哈 尔 滨	乌 鲁 木 齐	济 南	牟 平	洛 阳	武 汉	扬 州	徐 州	南 京	合 肥	忻 州	上 海	杭 州	金 华	崇 明
词 汇	擦	+	×	+	+	+	×	+	+	+	+	×	×	×	×
	抹	×	+	-	-	-	+	-	×	-	-	+	×	×	×
	揩	×	×	×	×	×	-	-	×	-	-	+	+	+	+
	拭	×	×	×	×	×	×	×	×	×	×	×	×	×	×

(其它南方方言分布情况)

10) 蒋文野, <红楼梦中的吴方言探迹>, 《江苏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地域	贛語		湘語	客家語		閩語				粵語	
	萍鄉	南昌	長沙	于都	梅縣	建甌	福州	廈門	海口	廣州	東莞
詞匯	擦	+	+	+	×	×	×	×	×	+	+
	抹	-	-	-	+	+	×	×	×	-	-
	揩	×	-	×	-	×	×	×	×	×	×
	拭	×	×	×	×	×	+	+	+	+	×

从上(表五)中我们可以看到, 现代汉语里, “擦”的分布范围最广泛, 也就是说, 该词除了官话、晋语之外, 还主要分布在贛语、湘语、粤语等南方区域。“抹”的主要分布范围与“擦”差不多, 但是“抹”的使用频度仅次于“擦”。“揩”主要分布在吴语区域, “拭”在闽语区域常用。

那么为何从清代至今新词“擦”与“抹”的分布范围较广, 古词“揩”、“拭”仅见于特定地区呢?

李如龙(2006)指出: 从明抹清初起, 随着官话方言区域的扩展, 不少官话词大量进入许多南方区域, 使处于近江地带的贛语、湘语及吴语北边地区放弃原来的成分, 而使三个区域接受官话。但是处于远江地带的闽语、粤语、客家语及吴语南边地区对官话的抵抗力较强, 尤其是吴语、闽语目前仍和官话激烈竞争。¹¹⁾因此, 目前在南方地区尤其是吴语、闽语区域保存古老成分; 而在整个北方地区趋新的倾向。

具体而言, 如今, “擦抹”类动词在整个北方地区主要用“擦”、“抹”, 近江地带的贛语、湘语受官话的影响之后, 由原来的成分就演变为“擦”、“抹”。在较保守的闽、吴语区域仍保留着古老成分。上古出现的成分“拭”仍然普遍使用于闽方言区, 产生于魏晋南北朝以后的“揩”、“抹”、“擦”等动词根本没进入该方言区的词汇系统。在吴语区主要成分由上古成分演变为中古产生的“揩”之后, 再没接受近代之后产生的“抹”、“擦”。

笔者认为现代汉语方言分布情况与动词在历时上的演变密切相关。对共

11) 李如龙, 《汉语方言学》,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 265~270页。

时分布的调查是可供我们探究新词替换古词,成为主导词的原因的参照系数。

VI. 结语

以上通过对“擦抹”类动词的历史嬗变与共时分布情况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汉语历时上,“擦抹”义成员经过了新生、发展、竞争、替换以及衰退的过程。主导词在历时上的替换如下:“拂”(上古时期)——“拭”(魏晋南北朝至宋朝)——“抹”(元朝至明朝)——“擦”(清朝)。

第二、历时上主要同义并列复合词有“拂拭”、“揩拭”、“揩抹”、“擦抹”。这种双音词都是处在衰退或准备衰退阶段的旧词逐渐成为不自由语素,多跟新词并列搭配而构成的。由于“擦抹”类动词的生成时期与语义来源不同,同义并列双音词的构成模式和类型不同:“拂拭(同代合成类型;“引申义+本义”构成模式)”、“揩拭(同代合成类型;“引申义+本义”构成模式)”、“揩抹(异代合成类型;“引申义+引申义”构成模式)”、“擦抹(同代合成类型;“引申义+引申义”构成模式)”。

第三、元明之后,同义并列双音词较前代更为发展,同时近语素“抹”、“擦”常与在语义上相关的补语“去”、“净”搭配。因此从近代中期以后,在“擦抹”语义场里有了丰富的双音形式。

第四、现代汉语方言中“擦”、“抹”是北方词,而“揩”、“拭”则是南方常用词(“揩”多用于吴方言;“拭”多用于闽方言)。通过对“拭”、“揩”、“抹”、“擦”的历时演变及它们在不同方言区域分布情况的比较考察,我们了解了“擦”、“抹”是从明清以来异军突起、广泛使用、并对普通话形成的影响力较大的新词;而“拭”、“揩”是新词迅速发展以来淘汰或衰退的旧词。

<References>

- Ding Xixia, Associative word-formation : Construction models of compounding words composed of synonyms, *Journal of Zhoukou Normal University*, 2006, 01.
- Jiang Shaoyu,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for Pre-modern Chines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 Jiang Shaoyu,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vocabulary outlin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7.
- Jiang Wenye, Crane track of Wu dialect in HongLouMeng, *Journal of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1983, 4.
- Li Rulong, *Chinese Dialectology*,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6.
- Shi Yuzhi, The Motivation of the Disyllabification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 The Effect of Phonological Change o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rammar,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02, 01.
- Wang Fengyang, *Guci Bian*, Changchun: Jil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ress, 1993.
- Xu Shiyi, *The history of evolution of chiese colloquial languag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 Xu Baohua, *Chinese Dialects Dictiona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2.
- Xiao Xiaohui, *Research for rules of word formation of double syllable compound disyllabic word*, Beijing: Chinese med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 Xie Zhixiang, *Research for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Chinese Verbs of hands actio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the verbs of wipe “fu”(拂), “shi”(拭), “kai”(揩), “mo”(抹), “ca”(擦). It is claimed that “fu”(拂) was the dominant word in ancient times. “shi”(拭) had turned into dominant word for the concept of “wipe” from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o Song Dynasty. The new word “mo”(抹) emerged in Song Dynasty and took over “shi”(拭) from Yuan Dynasty to Ming Dynasty. “ca”(擦) emerged in Yuan Dynasty and took over “mo”(抹) from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also with formation of synonymy coordinate disyllables as the object of the research, described that monosyllabic verb was how to develop a synonymy coordinate disyllable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Showed the regional divergence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of verbs of wipe.

Key Words : “擦抹”义动词(Verbs of Wipe)、历时演变(Diachronic evolution)、主导词(Dominant words)、同义并列双音词(synonymy coordinate disyllables)、地域差异(Regional divergence)

